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#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



#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二 編

潘美月・杜潔祥 主編

第 2 冊

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

黃韻靜 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／黃韻靜著 -- 初版 -- 台北縣永和市：花  
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06〔民95〕

目 2+182 面；19×26 公分（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編；第2冊）

ISBN：986-7128-22-2（精裝）

1.（宋）陳起－學術思想 2. 出版業－中國－南宋（1127-1279）

487.709252

95003545

ISBN 986712822-2



古典文獻研究輯刊

二 編 第 二 冊

ISBN：986-7128-22-2

## 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

作 者 黃韻靜

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

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發 行 人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電子信箱 sut81518@ms59.hinet.net

初 版 2006 年 3 月

定 價 二編 20 冊（精裝）新台幣 31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# 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

黃韻靜 著

## 作者簡介

黃韻靜，台灣台南市人。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修業期間，師事潘美月教授，研究版本、目錄學，撰碩士論文《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》。現任崑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。

## 提 要

宋代刻書文化發達，民間書鋪刊刻之功實不可沒，而陳起特別是南宋臨安坊刻之巨擘，在中國古代出版史上具有重要地位，其所刻書被歸為「書棚本」，在版本學上很受重視。然而因為有關陳起之文獻資料並不多見，形成許多問題糾葛不清，以致現今研究出版史或版本學者，雖然對於陳起及其所刻之書棚本持肯定、重視的態度，但對一些特定問題並非相當瞭解，甚且有一些誤解！本文藉著全面的整理研究，期望能釐清一些問題，以使中國出版業之先驅陳起及其出版事業能夠被更正確地知悉！本文根據現存文獻，全面呈現陳起之輯書、刻書面貌，其中對陳起、陳思、陳續芸關係之考辨，以及各牌記之考辨、輯書承傳各本的考辨，則是筆者覺得比較有價值的部分。



## 目

## 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緒論      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陳起相關問題討論          | 5   |
| 第一節 陳起之生平             | 5   |
| 第二節 陳起、陳思、陳續芸之關係考辨    | 9   |
| 第三節 陳起、陳思、陳世隆之關係考辨    | 12  |
| 第四節 陳起之交遊             | 14  |
| 第二章 《江湖集》輯書考          | 25  |
| 第一節 《江湖集》輯書背景         | 25  |
| 第二節 《江湖集》版本及所收詩人      | 30  |
| 第三節 各輯書版本說明           | 54  |
| 第四節 各輯書之流傳            | 58  |
| 第三章 刻書考（上）            | 71  |
| 第一節 南宋出版概況            | 71  |
| 第二節 以「陳宅書籍鋪」為牌記之刻書考   | 73  |
| 第三節 以「陳解元書籍鋪」為牌記之刻書考  | 93  |
| 第四節 「陳解元」與「陳解元書籍鋪」之考辨 | 102 |
| 第四章 刻書考（下）            | 107 |
| 第一節 無牌記之書棚本考          | 107 |
| 第二節 以「陳道人書籍鋪」為牌記之刻書考  | 118 |
| 第三節 「陳道人書籍鋪」之考辨       | 123 |
| 第五章 書棚本相關問題討論         | 127 |
| 第一節 陳宅書棚本之界定          | 127 |
| 第二節 陳宅書棚本之特色          | 129 |
| 第三節 陳宅書棚本之評價          | 132 |
| 第四節 陳宅書棚本之影響          | 133 |
| 結 論                   | 139 |
| 參考書目                  | 141 |
| 書 影                   | 149 |
| 附 表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 附表一：陳起交遊表             | 19  |
| 附表二：陳起與友朋往來詩作         | 21  |
| 附表三：各輯《江湖集》編者、版本一覽表   | 30  |
| 附表四：各輯《江湖集》所收詩人一覽表    | 32  |

## 緒 論

雕版印刷發明之後，出版品逐漸增多，到了宋代，印刷術得到進一步改良，出版業遂日益興盛。宋代出版品在形制上之精美，乃為後世賞鑑家所珍視之主要原因。此外，今日因宋本時代久遠，較接近原本，故宋本之內容，亦頗受重視。

宋本於後世雖廣受讚譽，然而宋代刻書地點相當多，其中亦有優劣。宋葉夢得《石林燕語》卷八：「今天下印書，以杭州為上，蜀本次之，福建最下。京師比歲印板，殆不減杭州，但紙不佳。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，取其易成而速售，故不能工。福建本幾遍天下，正以其易成故也。」可見當時以杭刻為翹楚，而南宋臨安之坊刻，則不得不首推陳起之「陳宅書籍鋪」。

兩宋私家刻書，據《天祿琳琅書目》〈茶晏詩〉所言，以：「趙、韓、陳、岳、廖、余、汪」為最著名，其中「陳」指陳起，乃屬坊刻。坊刻多以盈利為目的，遠不如家刻之量少質精，然而陳起以坊刻躋身於家刻佼佼者中，由此可看出陳起在出版史上自有不容忽視之地位，故現今研究出版史或版本學之書，每當介紹宋代坊刻，無不談及陳起之書籍鋪。

歷來關於陳起之研究，大致可分兩類：由於陳起所輯之《江湖集》，乃研究江湖詩派之重要資料，故有從文學史角度來看待陳起，其中以胡明《南宋詩人論》〔註1〕及梁昆《宋詩派別論》〔註2〕介紹較詳。而研究江湖詩派之論文亦不少，其中可以台灣鄭亞薇博士論文《南宋江湖詩派研究》〔註3〕及大陸張宏生博士論文《江湖詩派研究》〔註4〕為代表；張宏生之論文中，不僅以文學角度看待陳起之組織作用，

---

〔註1〕胡明，《南宋詩人論》（學生書局，民國79年6月）。

〔註2〕梁昆，《宋詩派別論》（東昇出版事業公司，1980年5月）。

〔註3〕鄭亞薇，《南宋江湖詩派研究》（1981年政大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）。

〔註4〕張宏生，《江湖詩派研究》（1989年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）。

對於陳起之交遊及其輯書，亦曾詳考，然由於其重點乃擺在江湖詩派上，對於陳起及其輯書，則未深入探討。

另一類則從古籍整理之角度看待陳起：在書籍方面，以稍長篇幅介紹陳起者，大抵僅潘師美月之《宋代藏書家考》〔註5〕；能有更進一步探討者，唯顧志興先生之《浙江出版史研究》〔註6〕；而對於陳起及其輯書刻書，首先提出較多問題且能較深入探討者，則推葉德輝之《書林清話》。本文對於《書林清話》之說法，大多有所辨證，可詳閱各章節之考辨；另外，在論文方面則有：潘師美月〈南宋最著名的出版家〉〔註7〕、張瑞君〈江湖集、江湖前後續集的刊行及江湖派的鑑定〉〔註8〕、劉毅強〈江湖集叢刊所收詩文補考〉〔註9〕、吳庠〈南宋書棚本江湖小集記略〉〔註10〕、胡念貽〈南宋江湖前後續集的編纂和流傳〉〔註11〕、長澤規矩也〈宋朝私刻本考〉〔註12〕等，這些論文或囿於篇幅，未能全面整理，或限於研究材料，見解稍有不足。故本文擬以出版家之角度，期將陳起及其出版事業作一較完整之呈現。

第一章介紹陳起之生平：宋代有關陳起生平之資料，唯《瀛奎律髓》、《齊東野語》、《鶴林玉露》略有記載。本文在資料不足，無法為他繫年作譜之情況下，採以傳記方式，將其遺留《芸居乙稿》、《芸居遺詩》之作品分析整理，期由這些陳起親自記載之資料中，瞭解一位出版家之志趣及生活。

陳起生平資料匱乏，其家世僅能考出尚有一子續芸，由於後世不明其父子與同時代同地點（南宋臨安）另一鬻書人陳思之關係，導致為《江湖集》所輯佚之書，編者有陳思、陳起兩種記載；而今《兩宋名賢小集》標明為陳思編，陳世隆補；作補者陳世隆，究為陳思或陳起之孫，亦關係著《兩宋名賢小集》編者之標明，故這些人之間的關係，必需作一個釐清。另外，陳起所交遊多為江湖詩人，其向友朋索詩刊印，或友朋求其印行，皆與他出版事業有著密切之關係，由於陳

〔註5〕潘美月，《宋代藏書家考》（學海出版社，1980年4月）。

〔註6〕顧志興，《浙江出版史研究》（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5月）。

〔註7〕潘美月，〈南宋最著名的出版家〉（《故宮文物月刊》2卷3期）。

〔註8〕張瑞君，〈江湖集、江湖前後續集的刊行及江湖派的鑑定〉（《文獻》43期，1990年1月）。

〔註9〕劉毅強，〈江湖集叢刊所收詩人補考〉（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》，1991年第3期）。

〔註10〕吳庠，〈南宋書棚本江湖小集記略〉（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》復刊第二期，1947年6月）。

〔註11〕胡念貽，〈南宋江湖前後續集的編纂和流傳〉（《中國古代文學論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）。

〔註12〕長澤規矩也，〈宋朝私刻本考〉（上）（《書誌學》1～3.5昭和8年）。

起之交遊已有兩篇論文詳考過〔註 13〕，本文不再一一介紹。僅揀擇與陳起出版事業較有關係之友朋，以爲討論。

輯書、刻書乃陳起一生最大之成就與貢獻。陳起所輯之《江湖集》與當時江湖詩派之文學組織有關，此外，《江湖集》所引起之江湖詩禍，又與南宋政治脫不了關係，故第二章首先討論當時文學及政治之背景。《江湖集》引起詩禍之後，於南宋寶慶初年，即慘遭劈板，原貌已不可見，幸而由明至清一直持續著輯佚熱潮，至今可知載爲陳起名下之輯書，名目不一，內容參差有異。南京大學張宏生先生已於永樂大典《江湖集》叢刊及大陸現存《群賢小集》叢刊，各書中所收之詩人作一整理，本文繼而整理台灣現存《群賢小集》叢刊，列表於後，並以宋代目錄書及雜記中所載，推測出南宋《江湖集》所刊刻之部分詩人。第二節將後世所輯佚之書列表整理之後，於第三節逐一再作介紹。第四節則討論明代永樂大典《江湖集》叢刊、清代《群賢小集》叢刊、四庫全書本《江湖小集》、《江湖後集》之成書及承傳，其中對於承傳之版本，亦有所考辨。

第三章、第四章刻書考，乃搜尋、整理現存藏書志，以「陳宅書籍鋪」、「陳解元書籍鋪」、「陳道人書籍鋪」及未標明牌記之書棚本四類分別介紹。「陳宅書籍鋪」、「陳解元書籍鋪」確爲陳起刻書之牌記，然歷來對於陳解元究指何人？「陳解元書籍鋪」究爲陳起或爲其子續芸之牌記？「陳道人書籍鋪」究爲陳起或爲陳思所有？這些問題，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中雖略有討論，然並無詳考，此皆爲本文著力釐清之處。

第五章書棚本相關問題討論，乃繼輯書、刻書考訂之後，歸納出陳宅書棚本之特色、評價及影響。由於書棚本至今無一標準定義，故本文擬由藏書志中，檢查賞鑑版本之藏書家，其當時所使用之「書棚本」究爲何義？期將「書棚本」之本義還原。

本文將陳起定位於出版家，討論其出版背景及出版事業。而由於陳起在出版史上之地位，早已受到肯定，故本文之撰寫目的，並非著重於闡揚陳起出版史上之成就，而在釐清陳宅書籍鋪所刻之書，期於後世肯定陳宅書棚本之同時，亦能有一個全面且正確之瞭解。

〔註 13〕張宏生，〈江湖集編者陳起交遊考〉（《文學遺產》42 期，1983 年 4 月；胡益民、周月亮，〈江湖集編者陳起交遊續考〉，《文獻》，1991 年第 1 期，頁 16）。



# 第一章 陳起相關問題討論

## 第一節 陳起之生平

陳起字宗之，號芸居，人稱「陳道人」、「陳解元」〔註1〕南宋臨安府錢塘人〔註2〕，生卒年不詳，至遲於宋孝宗淳熙十三年（1186）出生，而約於宋理宗寶祐四年（1256）去世〔註3〕，享年至少有七十歲〔註4〕。共歷孝宗、光宗、寧宗、理宗四朝。現存著作有《芸居乙稿》、《芸居遺詩》各一卷〔註5〕。

陳起之家世，由黃文雷《挽芸居》：「芸葉一窗千古在，好將事業付佳兒」及朱繼芳《贈續芸》：「誰謂芸居死，餘香解返魂，六丁將不去，孤子續猶存」二詩，唯知陳起有一子名續芸，於起死後，仍繼承書肆之事業。

陳起開肆鬻書爲生，寓居於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，臨安爲當時南宋首府，呈現繁華且多元化景象，睦親坊俗呼宗學巷〔註6〕，在禁城九廟坊巷中，是頗具文

---

〔註1〕（1）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四十二：「此所謂賣書陳彥才（按：疑「彥才」爲「秀才」之誤），亦曰陳道人。」

（2）《兩宋名賢小集》中《芸居乙稿》有陳起小傳：「陳起字宗之，錢塘人，寧宗時鄉貢第一，人稱『陳解元』，居睦親坊，開肆鬻書，自稱『陳道人』。」

〔註2〕同前註。

〔註3〕據張至龍《雪林刪餘自序》提到：「芸居先生就摘稿中拈出律絕各數首，名曰刪餘。」此序題爲寶祐第三春（1255），可見此時陳起還活著；而斯植自言編定《采芝集》於寶祐丙辰（1256）良月望日，其中有《挽芸居祕校》一詩，故推測陳起大約卒於寶祐四年（1256）。（此據張瑞君〈江湖集、江湖前後續集的刊行及江湖派的鑑定〉中所考）。

〔註4〕陳起，《芸居乙稿》，〈安晚先生貺以丹劑四種古調謝之〉：「陳子一畝宮，居來七十年。」

〔註5〕《石洲詩話》卷四：「陳起絕句如秋懷夜過西湖之類皆工。」可見其詩並不壞。

〔註6〕《夢梁錄》卷七、《咸淳臨安志》卷十九。

化氣息之地，而陳起居家環境尤為幽雅〔註7〕，其形象性格亦與此環境契合，葉茵稱他「清閒地位當山林」，俞桂稱他「生長京華地，衣冠東晉人」〔註8〕即其寫照。陳起生性「耽隱約，屠酤身亦安」〔註9〕，一生以書肆為營，以讀書為樂，現存資料並無他從仕之記載，而他似乎也有著「百年適志耳，豈必身是官」〔註10〕不求聞達之胸懷，故鄭斯立讚其「君能有此樂，冷淡世所難。」〔註11〕

陳起雖恬淡自適，然而書肆生活使他「閱遍興亡事」〔註12〕，可知他對世事並非漠不關心。理宗寶慶初年，史彌遠廢太子濟國公，而矯詔立理宗，朝野皆竊竊私議，時陳起所刻之《江湖集》中，疑有譏諷朝政之詩，遂為言官構陷，而坐罪流配，雖時人或以其蒙受冤屈，然陳起及其所交遊之江湖詩人，可能亦為有心之士，詩中寓「哀濟邸而誚彌遠」之意，不可盡言全無。清人陳文述《芸居樓懷陳宗之》：「定有孤忠耿不消，江湖小集為開雕，欲將書肆為良史，更以詩壇當大招，秋雨梧桐皇子府，春風楊柳相公橋。睦宗何處宗英宅，弼教坊西路一條。」即因此有感而發。此事幸賴丞相鄭清之之力，故陳起遭流放不久，即蒙赦還，其晚年雖不因《江湖集》劈板而放棄書肆生活，然「十年青史夢，唯有老天知」〔註13〕，已不復意氣風發了。

陳起一生雖以書肆為營，然歷來亦多將他視為藏書家，由友朋酬詩中云：「良田書滿屋」〔註14〕、「數說君家書滿床」〔註15〕、「書敵幾籛金」〔註16〕，可知其藏書之豐。而由吳文英《丹鳳吟賦陳宗之芸居樓》：「縹簡離離，風籤索索，怕遣花蟲蠹粉，自採秋芸薰架，香汎纖碧。」〔註17〕可知陳起之藏書處名為「芸居樓」。

芸居樓豐富藏書中，以珍貴罕見之書為多，其摯友武衍即云：「鄴侯架中三萬籤，半是生平未曾見」〔註18〕。而尤值得稱道的是，他「得書愛與世人讀」〔註19〕，

〔註7〕（1）葉紹翁，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，〈贈陳宗之〉：「官河深水綠悠悠，門外梧桐數葉秋。」

（2）趙師秀，《清苑齋詩集》，〈贈陳宗之〉：「門對官河水，簷依綠樹陰。」

〔註8〕《江湖小集》卷四十。

〔註9〕俞桂，《漁溪詩稿》〈寄陳芸居〉（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）。

〔註10〕鄭斯立，〈贈陳宗之〉（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）。

〔註11〕同註上。

〔註12〕危稹，《巽齋小集》〈贈書肆陳解元〉（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）。

〔註13〕斯植，《採芝集》〈挽芸居祕校〉（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）。

〔註14〕《江湖後集》卷三，周端臣〈挽芸居二首〉。

〔註15〕杜耒，〈贈陳宗之〉（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）。

〔註16〕《江湖後集》卷十五徐從善〈呈芸居〉。

〔註17〕《夢窗詞》卷一。

〔註18〕《江湖後集》卷二十二〈謝芸居惠歛石廣香〉。

〔註19〕《江湖小集》卷四十葉茵〈贈陳芸之〉。

絕不吝於出借，友朋多受其嘉惠。例如：武衍：「一癡容借印疑似，留客談玄坐忘倦」〔註20〕；趙師秀：「最感書燒盡，時容借檢尋」〔註21〕；張弋：「案上書堆滿，多應借得歸」〔註22〕。而杜耒《贈陳宗之》詩中云：「數說君家書滿床，成卷好詩人借看」〔註23〕，由此又可進一步得知，陳起藏書應多為詩集。

陳起不但藏書，亦酷愛讀書，由其友朋之贈詩中可知。趙師秀：「四圍皆古今，永日坐中心」〔註24〕；黃順之：「萬卷書中坐，一生閒裡身」〔註25〕；俞桂：「書中塵不到，筆下句通神」〔註26〕；鄭斯立：「矧伊叢古書，枕藉於其間，讀書博詩趣，鬻書奉親歡」〔註27〕；吳文英：「鐙窗雪戶，光映夜寒東壁」〔註28〕，其讀書精神與南宋另一藏書家——尤袤「饑讀之以當肉，寒讀之以當裘，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，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」之篤嗜典籍，同樣令人欽佩。

陳起多病，曾過著「十年情緒藥裏中」〔註29〕之生活，亦有接受友朋饋藥之情形〔註30〕，且因「一病杯中物致危」〔註31〕，甚至「飲少亦致病」〔註32〕，迫使他必需戒掉好飲之習性〔註33〕，故於形曜貌悴之時，唯有「一榻揩摩十載詩」〔註34〕。然事實上，由他「有錢不肯沽春酒，旋買唐詩對雨看」〔註35〕及「貪詩疑有債」〔註36〕之情形看來，其好以「吟詩消遣一生愁」〔註37〕更甚於「每留名士飲」之樂〔註38〕，亦可由此想知其嗜愛讀書尤偏重詩集。不僅如此，現存陳起之作品《芸居乙稿》及《芸居遺詩》亦全為詩作，其中詩寫日記，以詩通信，以詩酬作，

〔註20〕《江湖後集》卷二十二〈謝芸居惠歛石廣香〉。

〔註21〕《清苑齋詩集》〈贈陳宗之〉。

〔註22〕《秋江煙草》〈夏日從陳宗之借書偶成〉（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）。

〔註23〕同註15。

〔註24〕《清苑齋詩集》〈贈陳宗之〉。

〔註25〕《南宋群賢小集》〈贈陳宗之〉。

〔註26〕《漁溪詩稿》〈寄陳芸居〉。

〔註27〕《南宋群賢小集》〈贈陳宗之〉。

〔註28〕《夢窗詞》〈丹鳳吟〉。

〔註29〕《芸居乙稿》〈汎潮紀所遇〉。

〔註30〕《芸居乙稿》〈安晚先生貺以丹劑四種古調謝之〉、〈武兄惠藥〉。

〔註31〕《芸居乙稿》〈止酒示恙〉。

〔註32〕《芸居乙稿》〈病中偶成〉。

〔註33〕《芸居乙稿》中有多首詩與酒有關。

〔註34〕《芸居乙稿》〈消遣〉。

〔註35〕《江湖後集》卷七趙汝績〈柬陳宗之〉。

〔註36〕黃順之，〈贈陳宗之〉（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）。

〔註37〕葉紹翁，《靖逸小集》〈贈陳宗之〉（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）。

〔註38〕趙師秀，《清苑齋詩集》〈贈陳宗之〉。

詩於其生活乃扮演著相當重要之角色。

陳起藏書、讀書、著作皆以詩為主，此亦影響其刻書事業，而本文考出陳起所刻，唐人詩集佔有相當大之比例〔註39〕，難怪周端臣謂其「詩刊欲遍唐」〔註40〕，其志趣於此尤明。

陳起雖偏愛唐詩，欲亦不失為「不薄今人」之出版家，其所輯之《江湖集》中，即以南宋當時之江湖詩人為主〔註41〕。而輯詩之來源，或為他人求之刊印〔註42〕，或為陳起索詩於人〔註43〕，兩者應皆經陳起挑選刊刻〔註44〕，故他又兼具選家之身份。

刻書輯書正為陳起最重要之事業與貢獻，書肆目的雖為鬻書，然他索價甚廉〔註45〕，寄書予人〔註46〕，允友賒金〔註47〕，供書與人檢尋〔註48〕，在在透露其並非汲營於圖利之賈，與愛書人惺惺相惜之情，亦非一般書商可擬。

陳起之書肆，由其子接掌，故陳宅書籍鋪至少歷經陳起父子二代。據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四十二：「予丁未（1247）至在所，至辛亥年（1251），凡五年，猶識其人，且識其子，今近四十年，肆燬人亡，不可見矣。」可知陳宅書籍鋪至遲於元至正二十八年（1291）已告結束。然而陳宅書籍鋪所刻之書，在版本學上相當受到重視，後世皆將其所刻之書歸為「書棚本」〔註49〕，觀現存之陳宅書棚本及歷來所予之評價，亦可肯定其選本之精，刊刻之美，故不應與一般坊刻本等而視之，其刻書、輯書之事業自蘊含著一份理想，本文即由此角度，瞭解此一南宋之出版家。

〔註39〕詳見刻書考。

〔註40〕《江湖後集》卷三〈挽芸居二首〉。

〔註41〕詳見輯書考。

〔註42〕許棐，《梅屋詩稿》：「右甲辰一春詩，詩共四五十篇，錄求芸居吟友印可，棐惶恐。」（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）。

〔註43〕危稹，《巽齋小集》〈贈書肆陳解元〉：「刺桐花下客求詩」。

〔註44〕許棐，《梅屋詩稿》：「料簡僅止此」，及《江湖小集》卷四十葉茵〈贈陳芸居〉：「選句長教野客吟」（《南宋群賢小集》）。

〔註45〕周文璞，〈陳宗之〉：「收價清於賣卜錢」。

〔註46〕許棐，〈陳宗之疊寄書籍小詩為謝〉：「君有新刊須寄我，我逢佳處必思君」。

〔註47〕黃簡，〈秋懷寄陳宗之〉。

〔註48〕趙師秀，《清苑齋詩集》。

〔註49〕詳見第五章第一節。

## 第二節 陳起、陳思、陳續芸之關係考辨

陳思與陳起同有「陳道人」之稱，亦在臨安鬻書。陳思所撰有《書苑精華》、《書小史》、《寶刻叢編》、《海棠譜》、《小字錄》等書。

有關陳續芸，第一章第一節已略為提到，於此再詳加介紹。周端臣《挽芸居》：「遽聞身染患，不見子成名，易簀終婚娶，求棺達死生。」〔註50〕可知陳起死後，至少尚留有一子，且剛完成婚娶；而朱繼芳《靜佳乙稿》〈贈續芸〉：「誰謂芸居死，餘香解返魂，六丁將不去，孤子續猶存。」詩中所言芸居（陳起）之「孤子」〔註51〕，即朱氏所贈詩之對象——續芸，由此可見，陳起之子名為續芸。黃文雷《挽芸居》：「芸葉一窗千古在，好將事業付佳兒。」影宋本周弼《汶陽端平詩雋》四卷，為荷澤李龔和父選，前有李序云：「摘其坦然者，兼集外所得者近二百首，自為《端平詩雋》，俾萬人海中，續芸陳君書塾入梓流行，庶使同好者便於看誦。」由此可進一步得知，續芸於起死後，紹承父志，繼續書肆之經營，且有刻書之活動。故陳起有一子名續芸，於起死後，繼承書鋪，是有確證的。

清代對陳起、陳續芸、陳思之身份，一直眾說紛紜，各執其詞，大致可分為三種說法：

### 一、以為陳思為陳起之父

《天祿琳琅書目》後編五宋板類《書苑菁華》下云：「（陳）思臨安人，著《小字錄》，……其子起刊《江湖集》。」

### 二、以為陳思即陳起

（一）《兩宋名賢小集》偽朱彝尊跋：「寶慶紹定間，史彌遠柄國，疑劉過集中，有謗己之言，牽連逮捕，思亦不免，詩板遂燬。」

（二）楊復吉《夢闌瑣筆》：「南宋陳思刻《江湖小集》。」

（三）四庫《詩家鼎鑪》提要：「陳思編《江湖小集》。」

### 三、以為陳思為陳起之子（即以陳思為陳續芸）

（一）顧脩《讀畫齋重刊群賢小集例》：「按起以能詩見重于時，編中有《芸居乙稿》，起所著也。思號續芸，殆起子歟？別有《小字錄》、《書小史》行世。」按：《小字錄》、《書小史》確為陳思所撰。

〔註50〕《江湖後集》卷三有周端臣《挽芸居二首》：「天地英靈在，江湖名姓香，良田書滿屋，樂事酒盈觴，字畫堪追晉，詩刊欲遍唐，音容今已矣，老我倍淒涼。詩思聞逾健，儀容老更清，遽聞身染患，不見子成名，易簀終婚娶，求棺達死生，典型無復睹，空有淚如傾。」

〔註51〕詩中所謂「孤子」，乃指居父喪之嗣子。

- (二) 丁申《武林藏書錄》卷中〈小陳道人思〉記有：「當時書肆林立，著名者陳起之後，又有陳思。起自稱道人，世遂稱思爲小陳道人，石門顧君修據宋本《群賢小集》重刊，疑思爲起子，稱起之字芸居，思之子續芸，所居睦親坊棚北大街，地亦相近，然終不得其據。」

#### 四、其 他

- (一) 王昶《重刻江湖群賢小集序》：「起父子又編《寶刻叢編》、《寶刻類編》二書。」按：《寶刻叢編》爲陳思所編，今世行《寶刻類編》不題撰人。此言不知是將陳起當作陳思，或將陳思當作陳起之子。
- (二) 楊壽祺售予中圖之《南宋群賢小集》僞朱彝尊跋：「宋陳思父子編《群賢小集》於寶慶紹定間，又稱《江湖集》。」此言亦不知是將陳思當作陳起，或將陳思當作陳起之父。

這三種說法皆爲誤解：將陳思當作陳起之父，在年紀上是講不通的，本節於後再作說明；而將陳思、陳起混爲一人，乃因兩人在南宋之活動時期相近，且皆於當時臨安府開肆鬻書，又都有「陳道人」之稱〔註 52〕；另外將陳思當作陳起之子，乃因陳起號芸居，而朱繼芳《贈續芸》云：「誰謂芸居死，……孤子續猶存。」故後人以爲續芸乃續芸居之字號，因此疑續芸應尙有本名，以思爲起子之名，似乎合情合理，而陳思之年紀若作爲陳起之子，亦有可能符合。事實上，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已討論過：陳思並非陳起之子續芸，其所持理由是：陳思所著之《小字錄》題銜云：「成忠郎緝熙殿國史實錄院祕書省搜訪」，故認爲：「是時思既官成忠郎，又與名賢往來，何以周端臣詩有『不見子成名』之語？」（《書林清話》卷二）成忠郎蓋坊肆書賈系銜散局者，並非有所功名之大官，而周端臣詩中：「不見子成名」一句，可能意謂其子並未成名，然亦有可能嘆惜其子成名之時，陳起已來不及看到，故以此爲陳思非續芸之證據，並不是相當充分，須再進一步釐清。

現存陳思所編之《寶刻叢編》，前有紹定二年（1229）鶴山魏了翁序及紹定四年（1231）陳伯玉序，分別稱「鬻書人陳思」、「都人陳思」，可知這段期間，陳思正在都城開肆鬻書；若以陳起 1256 年過世，約七、八十歲，則陳思編《寶刻叢編》時，陳起年約四、五十，應正在經營書鋪，可見陳起與陳思同時皆有開肆鬻書之活動。而第一段已經以黃文雷《挽芸居》：「好將事業付佳兒」說明陳續芸乃繼承陳起之書肆，故陳思顯然並非陳起之子——續芸。

此外，方回《瀛奎律髓》卷四十二〈贈賣書陳秀才〉：「陳起字宗之，睦親坊

〔註 52〕陳思之《書小史》原序云：「《書小史》者，中都陳道人所編也。」

賣書開肆，予（按：方回）丁未至在所，至辛亥年凡五年，猶識其人，且識其子，今近四十年，肆燬人亡，不可見矣。」可見方回認識陳起及其子續芸。而同卷中〈贈陳起〉：「此所謂賣書陳秀才，亦曰陳道人，……予及識此老，屢造其肆，別有小陳道人，亦爲賈似道編管。」此乃言陳起（陳道人）與小陳道人之書肆同時爲賈似道編管，可見陳起與小陳道人之書鋪是並存的，而續芸乃接掌陳起之書肆，故「小陳道人」並非陳起之子續芸。然「小陳道人」究指何人？前文已由《寶刻叢編》之序中，得知陳思與陳起同時皆有開肆鬻書之活動，而由陳思所撰《書小史》之原序中云：「《書小史》者，中都陳道人所編也。」及陳思所撰之《寶刻叢編》殘缺無撰人序中，存文數行，亦稱思爲陳道人，可知陳思有陳道人之稱，故與陳起同時鬻書之小陳道人應爲陳思。清丁申《武林藏書錄》卷中〈小陳道人思〉，即明言小陳道人乃爲陳思。若此論成立，則亦可由「小陳道人」並非陳起之子續芸，得知陳思並非陳續芸。

陳思之《書小史》謝愈修序云：「《書小史》者，中都陳道人所編也，……予識之五十餘年，每一到都，必先來訪，訂證名帖，飽窺異書，愈久而愈不相忘，亦未易多得也。咸淳丁卯（1267）重九天台謝愈修書於西湖寓舍，時年七十有四。」陳思與謝愈修由 1217 年至 1267 年交往之五十年間，陳起至少於 1217 年至 1256 年間，亦同時正在經營書鋪，然謝序中於陳起並未稍提，顯然陳思並非接掌陳起之書肆，乃是獨當一面的，而爲其《寶刻叢編》作序者——魏了翁亦爲名賢〔註 53〕，可知陳思當時已爲書肆老手，且於書肆同業中亦自有名氣。由以上所述，應可證明陳思並非陳起之子續芸。

前面提到：1267 年謝愈修爲陳思所撰《書小史》作序，其中記載兩人交往有五十年之久，若陳思二十歲始認識謝氏，則 1267 年時，至少有七十之齡，而於 1256 年陳起死時，陳思至少有五、六十歲；然陳思若四十歲才認識謝氏，則 1267 年時，已有九十高齡，而於 1256 年陳起死時，陳思約爲七、八十歲，與陳起年紀相當，故陳思至多也僅能與陳起同輩，而不可能爲陳起之父；況且陳起於 1256 年已死，而陳思於 1267 年尚有刻書活動，當然更不可以將陳起、陳思誤爲同一人。

另外，葉德輝以爲：「二陳（按：「臨安府鞞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」及「臨安府洪橋子南岸陳宅書籍鋪」）疑起、思一家，惜不知其名字，他日儻於宋人詩文集說部遇之，當爲陳氏作世譜。」〔註 54〕本文於此，亦無進一步資料可證明起、

〔註 53〕《書林清話》卷二〈南宋臨安陳氏刻書之一〉。

〔註 54〕《天祿琳琅書目》，《書苑精華》條下：「前有魏了翁字華父，浦江人，慶元進士，官簽書樞密院事，諡文靖，《宋史》有傳，見所著《鶴山集》。」